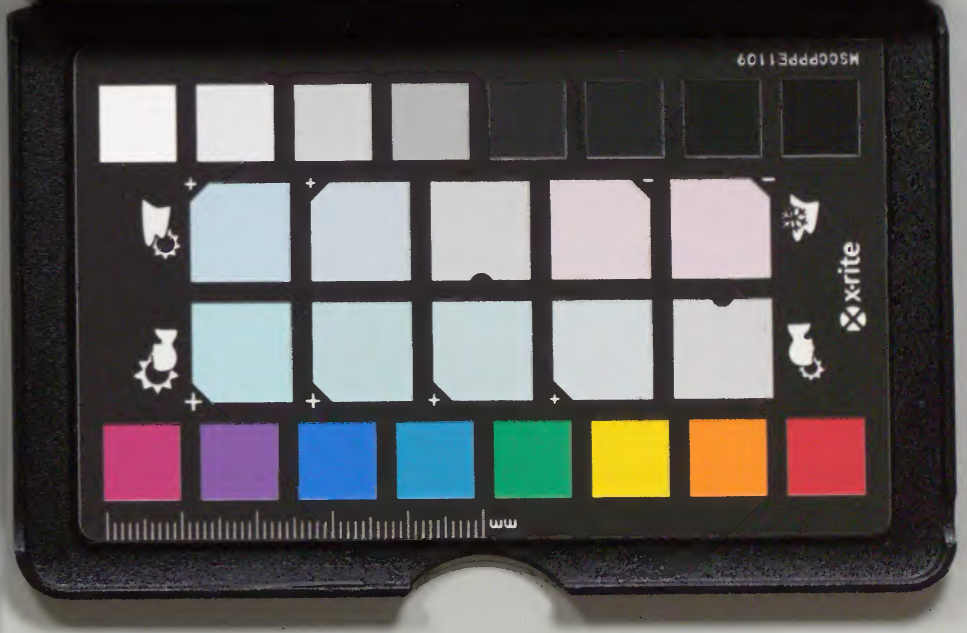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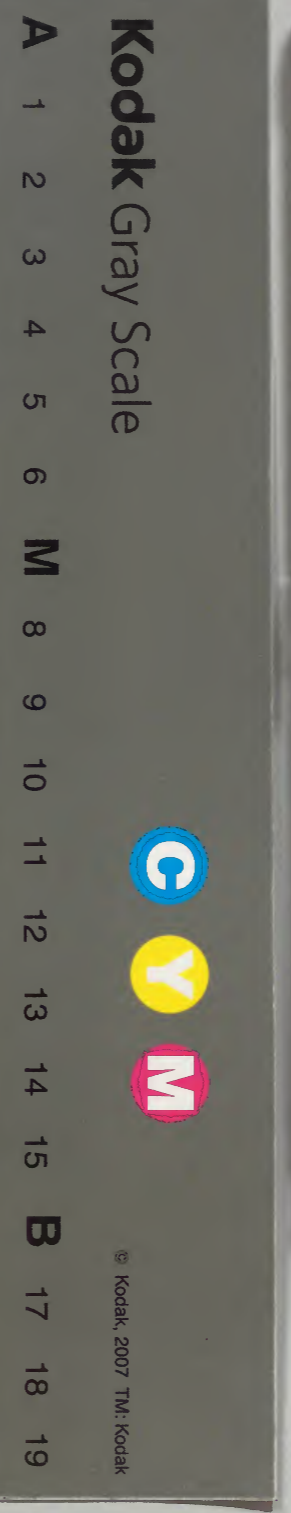


其冊義  
 十六之十三  
 吳郡  
 乾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二	五	二	八
一	三	四	八
一	七	八	冊

內閣文庫	
類	號
函	冊
二	五
一	七
八	冊
漢	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28
冊數	17 ( 4 )
函號	299 212





Vertical columns of faint Japanese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age of the paper.

A blank page with a light beige or cream color, showing signs of aging and some minor foxing or stain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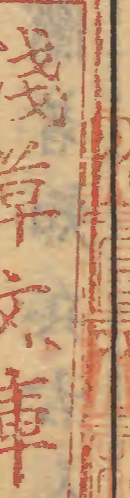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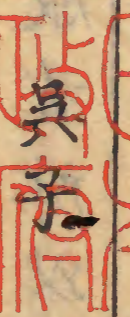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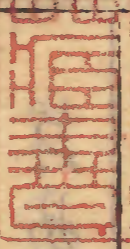


施氏吳子

子講義

卷第十二

第十二



吳子者吳起

所著之書也起嘗殺妻以

求將爵臂以盟母其忍固不可言然而

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是以君子遺其

實行而取其材噫盜嫂受金者不失為漢

人之謀士食人雞子者不失為衛之良將

吾方以能取人何暇恤其他此吳起之

兵法所以傳也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

人言文武異途兵儒異道縉紳之士豈甲  
冑之臣所輩哉今吳起以兵機見文侯而  
乃儒服者不其矯歟非也起固曾子弟子  
也曰常儒服矣詎可於一見之間而變之  
乎婁敬嘗曰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  
肯易服者所以自重也况儒者知兵古人  
重之儒服而以兵機見亦其宜也儒服即

舊

衷公問者是也文侯者魏斯也吳起本魯  
人也見疑於魯聞魏文侯賢而往見之安  
得不儒其服而兵其機哉雖然酈食其以  
儒服見漢高祖而高祖慢之叔孫通以儒  
服見高祖而高祖憎之吳起以儒服見文  
侯而文侯且見焉豈高祖好士之心不及  
文侯耶不然也高祖之起方與壯士守四  
方豈儒服者所能辨哉而文侯襲祖宗之  
業方切於求賢師子夏式于木故吳起得



以此見之。時有不同。不可以一槩論。

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起曰：臣以見占

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

駟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淵海。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文侯而不好軍旅之事。何不去備撒具而使人自知之。又何以口舌爭哉。大抵觀人之迹。可以知人之心。觀人之已為。可以知人之

所未為。見者迹也。隱者心也。往者已為也。來者未為也。觀其迹。可以知其心。觀其已為。可以知其未為。是雖家置一喙。而曰：吾不為。是其誰信之。何者。言可以欺人。而實不可以欺人也。文侯心之所好者。在於軍旅之事。而乃語人以不好。是言與心違也。而吳起乃能揣而知之。故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



燦以犀象冬カクシ日衣ヒメ之則不温ヒヤク夏日衣ヒメ之則不涼ヒヤク為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車奄カクシ戶カクシ縵輪カクシ籠轂カクシ觀之於目則不濈カクシ乘之以田則不輕カクシ不識カクシ主君安用此也

此吳起指文侯所作之事實而言之也斬離皮革掩以丹漆爍以犀象此正周官亟人為甲也斬斷也離折也斷折其皮革以為用而籠以朱漆堅以犀象此非為甲而何長戟短戟此乃周官庠人為庠器之制

也攻國之兵欲長故長戟以二丈四尺守國之兵欲短故短戟以一丈二尺革車奄戶縵輪籠轂此正輿人為車之制也革車則有革以為固奄戶則掩其門也縵輪則致飾於輪籠轂則以物掩轂也甲之為用以冬日夜之則不温夏日衣之則不涼車戰之用觀之於目則不濈乘之以田則不輕此乃攻戰之具有其具而曰不好其事果安用此哉



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  
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鬪心隨之死矣  
無善基有善變無勝兵有勝將兵而無將  
是以其率予敵也今文侯雖有守禦之備  
而不得良將以用之亦徒然耳是以宣王  
修車馬備器械非方叔召虎之徒則無與  
成功晉人秣馬利兵蒐乘補率非栾書卻  
缺之徒則無以全勝今文侯雖有其備可  
以進戰退守而不能求用之人宜不猶伏

雞搏狸乳文犯虎耶伏雞者伏而育其子  
者也乳夫者乳而飼其子者也彼其心慈  
愛唯恐物之或傷其子而狸虎或害之彼  
必與之鬪雖有鬪心然其勢不敵死之必  
矣吳起此言欲文侯以已為將也

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氏  
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  
修文德外治武備故當敵而不進無逮於義  
矣僵屍而哀之無逮於仁矣



天下之事未有偏而允弊者太剛則折太柔則顛剛柔相濟而德成寬則民慢猛則民殘寬猛相濟而政和况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其可偏廢乎承桑氏之君一於文而不知武故滅其國有扈氏之君一於武而不知文故喪其社稷皆偏而弊者也承桑之所為其宋襄乎宋襄務行仁義而反喪其國偏於文之弊也有扈之所為其州吁乎州吁阻兵安忍而自取隕身此偏於

武之弊也明主鑒茲故皮則修文德外則治武備示不偏勝也舜雖敷文而有苗之征文雖修政而有崇之伐虞周之君為能兩盡之也故以文德則修於內武備則治於外蓋愛人者聖人之本心而治兵者禦敵之一術二者其可偏廢乎然而兵之所用亦有仁義而已矣事得其宜之謂義可為而不為是無斷也故當敵而不進則失及於仁義宋襄之不鼓不成列非義也為

內

无



民除害之謂仁。坐視其死而不救，是無愛也。故僵屍而哀之，則無及於仁。宋襄之不擒二毛，非仁也。子魚言之，公不之從，而欲竊仁義之名，以取信於後世。吾固知宋襄之未仁義也。

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於席。立爲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鈞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有非常之禮，而後可以待非常之才。有非常之才，而後可以立非常之功。醮，廟之儀。大將之任，此豈常禮哉？君身布席，夫人捧觴，所以致其敬也。醮之於廟，所以告於神也。立爲大將，所以重其權也。觀武王問立將之道，而太公告廟西面北面之禮，則醮之於廟，其儀非輕也。觀高祖之拜韓信，而蕭何則欲以爲大將，則立爲大將之任，非輕也。而吳起之才，足以當其任，故大戰七



十六全勝六十四其他則鈞和解散之無  
所損傷也故能闢土四面拓地千里其功  
又如何耶謂之皆起之功也言起之功非  
他人所及也獨不聞養驥之說乎騏驥良  
馬也一日千里是必居之幽閑豐之芻秣  
而後可以責其千里任將之道可不厚其  
禮重其權而能得其用乎

吳子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  
民

堯典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叶和万邦黎  
民於變時雍此何說也教百姓而親万民  
之說也百姓百官族姓也万民民也百姓  
不言教而万民言親者蓋百官者教之所自  
出故以教言万民則欲其從上之教故以  
親言禮曰以教官府以親万民正此說也  
昔之圖國家者必先諸此故於百姓則教  
之而入習於戰於万民則親之而入無異  
情教之所宜合上下而言之故以百姓言



是百官與民皆在其中也。至於親之則止於萬民而已。故以萬民言之。晉張昭兵法亦舉此。以至退生爲學矣。因知吳子之法爲可法也。

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

周禮大司馬大閱之法。以旌爲左右和之。

門群吏以叙和出。夫旌爲軍門。而名之以和者。蓋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有自來矣。此軍之所以貴乎和也。和於國而後可以出軍。李郭在朝。相勉以忠義。此和於國也。乃若趙旃。魏錡。求卿求公。族不得而欲敗晉軍。是豈和於國耶。不和於國。其何以出軍。和於軍而後可以出陣。晉之四軍無闕。八鄉和睦。此和於軍也。乃若周瑜。程普。俱爲部督。以不睦而况敗國事。豈和

幾



於軍耶。不和於軍，其何以出陣？和於陣而後可以進戰。晉之師乘和師，必有大功。此和於陣也。乃若彘子以偏師陷，而因以敗績，是豈和於陣乎？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和於戰而後可以決勝。張遼、李典不以私憾忘公義，乃率衆破權，是和於戰也。乃若羊斟怒而陷宋師，豈和於戰耶？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不和之害如此，其大。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豈不先和而後造大事。

荀卿曰：仁人在上，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是以先和其民而後可以造大事也。武王問鬻子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曰：嚴不如和。和之固也。又問：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曰：嚴不如和之得也。又問：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曰：嚴不如和之勝也。牧野之戰，周之所以克商者，蓋以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有臣三千，惟一心故也。其視受有臣億萬，惟



億萬心者爲如何也。其說也。亦謂於神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啓於元龜。參之天時。告乃後舉。故味之。無出於此。而國之斷之於已。不若稽之於神。稽之於神。不若求之於天。私謀之所及。一已之見也。不敢信其私謀。則斷於已者。有所不足恃也。告於祖廟。啓於元龜。所以稽之神也。稽之神。亦有所不足恃。故必求之於天。參之天時。所以求之天也。夫如是。既得其吉。而後舉。

而用之。必有成功矣。昔武王之克商也。非武王之私謀也。載木主而行。告廟之意也。夢叶朕卜。啓之元龜也。至於白魚入王舟。火流于黃屋。爲烏。又天之時也。泰誓曰。襲于休祥。戎商必克。茲非吉乃後舉乎。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矣。以愛民爲心者。必不敢輕用其民。以愛君爲心者。必思所以報其君。上以此心待之。



則下以此心應之。理之必然也。夫處兵戰之場，擁立屍之地，人情之所甚畏也。今而從役於斯者，乃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以上之用我者，愛惜既至，而未嘗敢輕。故士之恩報其上，必死而後已。故寧就死以為義，而無幸免以偷生也。古之人所以病者，求行奔賞，願戰者，皆所以為報也。而況君之愛惜之至，詎不知取報耶。

吳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義者，所以行

事立功謀者，所以違害就利。要者，所以保業守成。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

聖人為治於天下，豈一端而足哉。因其時而施其序矣。道以致治，是為無兵之時。義以制治，是為有兵之時。謀以圖治，是為用兵之時。要以保治，是為寢兵之時。方其時之無兵也，必以道緩之。求其初心，還其固有。逐末者使之反本，迷終者使之復始。所



以致治也。及時之有兵也，必以義理之發，之以陽，會之以陰，于以行征伐之事，于以立征伐之功，所以制治也。既有兵矣，勝負未可知，而欲用之也，故有謀以決之，以之違害就利，取以圖治也。害既除，利既就，於此而可以寢兵矣，故有要以持之，所以保業守成，而以保治也。凡此者，治之有方，用之有序也。昔武王以有道之資，而觀兵孟津，欲紂之有悛心，此武王反本復始之道。

也。不得已，而遂有牧野之師，此武王行事功之義也。謀之太公，所以違害就利也。歸馬放牛，取以保業守成也。不惟武王盡之，至於列國之諸侯，如楚文王者，亦能知之。止戈爲武，亦反本復始之道也。定功之說，亦行事立功之義也。取謂禁暴救亂者，非違害就利之謀乎？所謂保大者，非保業守成之要乎？武有四德，而文王能盡之，其伯諸侯也宜矣。君夫取行而不合於道，取舉

若



而不合於義以之颺大則以大白傲以之  
居貴則以貴自驕曾保守之不思是自貽  
患也故患必及之此秦始皇之所以不再  
傳而亡也  
是以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  
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故成  
湯討桀而夏民喜悅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  
舉順天人故能然矣

天下有四德聖人不能違聖人施四德天

下不能違聖人之兵兵聖人之德也德寓  
於兵故人見其德而不見其兵是以人之  
所為有不合於道者吾則綏之以道使之  
各安其業而無悖理之憂有不由於義者  
吾則理之以義使之去逆效順而無失宜  
之憂又且動之以禮使之少長有序上下  
有等也撫之以仁使之鰥寡得所孤獨得  
養也凡此者天下之所以望治於聖人而  
聖人所以為治於天下非一端而足也故



能道以綏之則民安義以理之則民治禮以動之則民化仁以撫之則民利是四德烏可偏廢耶湯武之君修此四者故興若夫桀紂之主廢而不能舉又豈得而不襄哉建中于民王道蕩蕩此湯武綏之以道也以義制事博信明德此湯武理之以義也以禮制心重民五教此湯武動之以禮也克寬克仁大賚四海此湯武撫之以仁也湯武惟修此四德故湯討桀而夏民喜

悅其所以喜悅者悅其德之備而足以慰天下之心也武王伐紂而商人不非其所以不非者亦以其德之備而足以慰其心也是以不惟人與之而天亦與之湯武而不能舉順天人何以至此哉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



辭遜之心禮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  
人人皆有是心即是心而教勵之則可以  
有耻矣古之人內而制國無異於治軍外  
而治軍無異於制國是何也禮義無異理  
也故教之以禮則民知遜而可以有耻矣  
教之以義則民知惡而可以有耻矣一或  
悖乎禮義其誰不耻哉夫人既有耻則教  
勵之者至而無取用而不可矣故以之大  
則可以戰以之小則可以守此教勵之效

然也晉文公大蒐以示民禮出定襄王以  
示之義文公取以教之勵之者至矣城濮  
之役軍吏以避楚為辱桑枝謂思小惠而  
忘大耻則不如戰區區一晉猶以此可伯  
况君天下者乎張昭兵法曰軍國之大者  
令士知禮義廉耻士不知禮則寧識君臣  
貴賤之等士不知義則寧識忠於國孝於  
家士不知耻則苟且明黨敗軍亂國動無  
取畏昭之此言亦知治躰也惜其分禮義



廉耻而為囚。夫豈知教以禮勵以義而民必知耻也哉。柳子曰：廉耻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繼。牛質是乎。而觀則昭說不無失之一偏也。昭之所言非昭失也。管仲實開其端也。

然戰勝易守勝難

古今固有戰勝而亡。敗而興者。殺函之敗。而繆公伯秦。會稽之棲。而勾踐伯越。由敗而興也。魏有桑田之勝。而魏公亡。晉有鄆

敬

競

陵之勝而勵公死。由勝而亡也。蓋既敗之後。必能赫然興怒。以求償前日之耻。故其心懼懼則興。既勝之後。偃然自大。不復知有取戒懼。故其心驕驕則敗。此其取以亡也。小民之家無故而得百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取獲。不過數金。其所得者微。而所用者狹。無故而得百金。則驕其志而喪其取守。雖得之必失之。秦有六國競競以強。六國既滅。詭詭而亡。此戰勝之

數



所易而守勝之取以難也。湯武之興身致  
太平得乎守勝者也。至若唐太宗嘗謂侍  
臣曰勝思平定天下其守之其難。魏鄭公  
曰戰勝易守勝難。陛下此言社稷之福也。  
以太宗之取言與鄭公之取答宜其謹守  
盈成不圖遠略可也。奈何好大喜功之心  
至老不忘遼東之敗。乃曰鄭公若在不使  
我有此行烏在其為守勝耶。太宗非不之  
知而反蹈此者無他知之非難行之惟難

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  
伯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  
稀以亡者衆

聖人有心於愛民無心於用兵惟無心於  
用兵故一之為甚其可再乎一舉而勝此  
無心之舉帝者之兵也再而勝之則為有  
心矣故不及於帝亦足以王矣至於三勝  
則是有求勝人之心未免於勞民也故特  
可以伯舜之格有苗一勝而帝也湯之征



葛伐夏二勝而王也。晉文公春侵曹伐衛。夏敗楚師于城濮三勝而伯也。雖然黃帝之起戰炎帝于阪泉戰蚩尤于涿鹿。何一勝而帝乎？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何二勝而王乎？一戰而伯。文之教也。何三勝而伯乎？吳子之意非拘其數而言也。蓋以其勝之難易而定其功之高下。以為後世數勝者之戒。故先之以五勝者禍。四勝者弊。其此意歟。是故數勝者不足以得天下。乃以亡天下。項王雖有百戰百勝之功。

不免垓下之辱。高祖雖屢敗而率成漢家之業。若是則數勝之不足以得天下也。明矣。不然孫子何以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吳子曰九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飢。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疆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眾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弃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



事動衆曰逆。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此五兵之取起必有因也。一則爭名謂名之取在不得不爭。如秦穆公伐趙欲其尊已爲帝是也。二則爭利謂利之取在不得不爭。如楚將此師曰敵利而進是也。三則積惡謂因釁而興師。如鄭息有違言息侯

伐鄭是也。四曰內亂謂其國自亂吾則伐之。如鄭五公子爭立諸侯伐鄭是也。五曰因飢謂彼之國飢吾因而伐之。如秦伐晉晉飢不能報是也。此五者兵之取由起也。而其爲名亦有五焉。義兵者所以禁暴救亂也。如齊責楚不貢之師也。強兵者恃衆以伐人也。如楚人伐許之師也。剛兵者因怒而興師也。如晉卻克以婦人笑而伐齊也。暴兵者弃禮貪利也。如北戎侵鄭是也。



逆兵者則國亂人疲舉師動衆符堅伐晉是也興師之名雖則不同制敵之術亦隨以異故以義師至者吾則以禮服之楚人對齊侯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是禮也齊安得不退而同盟乎彼以強兵吾則以謙服之許男面縛含璧是謙也楚安得而不釋之乎以剛兵來吾則以辭服之如賓媚人責以辭是也以暴兵而來吾則以詐服之鄭公子突爲三覆以殪戎是也以逆

兵來吾則以權服之謝元權其利害以勝堅是也

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起對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寡良材以備不虞

吳起對之以謹君臣之禮至於以備不虞者蓋有以明其分而後可以因民而設教有以教其民而後可以選士而設備君尊如堂臣卑如陛其禮固不同也以儀弁等



則民不越其儀不一也禮其本也儀其用也因是禮而後可以定是儀謹其禮則尊卑有異等貴賤有異位飾其儀則金鼓有異制旗物有異章以此而治兵亦足以明其分矣惟有以明其分而後民安其俗而無苟且之心故吏民可以安集而教之所施可以因俗而化矣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此吏民之所以安集也修其教不易其俗此教之所以順俗也安而順之則秦人之

性勁齊人之性剛燕人之性慤楚人之性輕與夫蕃長於馬漢長於弩以此而料人亦足以教矣惟有以教之而後人材有成而有可用之實故良材可得而簡募而不虞之患亦可以有備矣簡募良材則有智者可以主謀有勇者可以制敵有嚴者可

以治軍既簡募之矣一有不虞之患豈不足以備之乎成周之際正之以九儀弁之以旗物凡若此者所以謹禮飾儀也安之



以本俗教之以時田凡此者所以安集而  
教也一有用焉會其率伍以起軍旅頒其  
士庶以備所守又豈不足以為備乎  
昔齊桓募士五万以伯諸侯晉文召為前行  
四万以獲其志秦繆置陷陳三万以服鄰敵  
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  
為一率樂以進戰効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為  
一率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率王  
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為一卒棄城去

守欲除其醜者聚為一率此五者軍之練銳  
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决困外入可以屠  
城矣

此又申言古之強國者未有不料人而用  
之齊桓之募士五万晉文之前行四万秦  
穆之陷陣三万是皆料人而用之也或五  
万或四万或三万者其所得之數有多寡  
也且以湯之伐夏也尚有必死之士六千  
人武王之伐商也尚有虎賁之士三千人



况於列國之伯者可不料人而用之乎強  
國之君取以料其民者有二法有因其材  
而用之者有因其志而用之者膽勇氣力  
樂以進戰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此因其  
材而用之也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弃  
城去守而欲除其醜此因其志而用之此  
五者既因其材因其志則人皆可用之人  
矣真所謂練銳之士也有此三千人自內  
而出可以決圍自外而入可以屠城况又

料

不止於三千者乎其在太公練士之法有  
所謂冒刃之士有所謂陷陳之士有所謂  
寇兵之士有所謂倖用之士是亦吳起料  
民之意也故太公繼之曰此軍之練士不  
可不察也

武侯問曰願聞陣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  
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  
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  
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



國則戰已勝矣。用兵有當然之理，故不可不之求。人君有樂聽之心，故求之為甚切。陳守必定必固，戰必勝。用兵之理當然也。武侯欲必其然，故以是而求之。吳起而欲願聞之，是三者為之必有其道。其為道無甚難言者。立則見其參於前，殆可以立談判矣。豈直聞之而已乎。夫貴足以馭賤，則其勢不亂。下樂於從上，則其心不散。道可以得民，則其功

可成。所謂陳守固戰勝之理，於此可必矣。賢而尊之於上，不肖者屬之於下，則貴可以馭賤矣。孰謂陣不定乎。民安其俗，樂其業，服其上，而循其教，則下樂於從上矣。孰謂守之不固乎。是其君則直在我，非鄰國則曲在彼，是道可以得民也。孰謂其戰之不勝乎。昔晉之伯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是賢不肖得其取，農工皂隸不知迂業，則安其居而親其上也。民無謗言，是其君



也。此晉之所以強。

武侯嘗謀事，群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起進曰：昔楚莊王嘗謀事，群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色。申公問曰：君有憂色，何也？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伯。今寡人不才，而群臣莫及者，楚國其殆矣。此楚莊王之取憂，而君說之，臣竊懼矣。於是武侯有慚色。

人莫不有求勝人之心，人之所以求勝人

者，矜也。忌也。矜則欲夸己之長，忌則惡人之出其右。人孰無是矜忌之心？人而無矜忌之心，則無勝人之心矣。是心也不獨衆人有之，雖君乎人上者，亦有所不免。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以誣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以罪誅。帝誦其嘉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更復作此語耶？文章末技耳，豈人君所宜與？臣下爭能，今隋帝知其不如，而幸其死，此其求



勝人之心爲如何耶。隋帝亡國之君固不責。乃若唐太宗與臣言事，引古人以折之，使之媿恐而後已。太宗且爾，况其他乎。賢矣哉。楚莊王也，謀事而羣臣莫及，是可憂也。莊王之所以憂者，謂其世不絕聖國，不乏賢也。得其師而後可以王，得其友而後可以伯。若此者，蓋其取得之材不同，故其取成之功亦異。才可以爲師，則可以王；才可以爲友，則可以伯。呂望之爲文，武師干

木之爲文，侯友。此王伯之取由分也。今以莊王之材，而群臣莫之及，則是楚國無材也。豈不殆哉。楚王之取憂，而武侯之取喜，宜吳起舉是以諫之，然嘗論之。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桓公之於管仲，亦學焉而後臣之。則伯者之於臣，未嘗不以爲師也。此之取言，以其才之小大也。非師而後王，友而後伯也。不然，書何以言能自得師者王。



晉王

王文而對曰出不彌言以言謂言

施氏吳子講義卷第十二終

施氏吳子講義卷第十二終  
夫學而對曰出不彌言以言謂言  
其學而對曰出不彌言以言謂言  
宜其學而對曰出不彌言以言謂言  
其學而對曰出不彌言以言謂言  
其學而對曰出不彌言以言謂言  
其學而對曰出不彌言以言謂言  
其學而對曰出不彌言以言謂言

施氏吳子講義卷第十三

料敵

武侯謂吳起曰今秦脅吾西楚帶吾南趙衝  
吾北齊臨吾東燕絕吾後韓據吾前六國兵  
四守勢甚不便憂此柰何起對曰夫安國家  
之道先戒為寶今君已戒禍其遠矣

魏大梁之墟故晉之都也秦居其西楚居  
其南燕趙在其北齊居其東而韓據其前  
此古戰場之地也惠王嘗曰及寡人之身



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南辱於楚是魏之  
見陵於六國也爲有曰矣今以武侯庸儻  
之材而當六國之衝得無憂乎是固可憂  
也而有不足憂者以知取戒也何者有備  
則無患居山者慮虎豹之爲患則必謹陷  
穽以爲戒居市者慮穿窬之爲患則必修  
垣墻以爲戒苟知取戒禍不及之在易之  
華曰君子除戎器以戒不虞而范文子之  
告楚子亦曰君其戒之是知戒之取以爲

萃

寶也燕惟不虞制故亡魯惟不備邾故北  
今武侯既知取戒六國雖強吾何畏彼哉  
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  
而自闢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  
陳治而不用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  
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陣兩心前重  
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  
左右脇而從之其陳可壞秦性強其地險其  
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闢心故散而



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  
貪於得而竄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將  
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  
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  
退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燕性慤其  
民謹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  
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  
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  
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

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  
道阻陣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  
其師此其勢也

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因其俗而  
以求其性則其臨陣搏戰之機皆可得而  
預言之矣齊東國也楚南邦燕為幽薊之  
都秦乃山西之地而韓趙又晉之遺壤也  
彼其取處之地所習之性有不同則及其  
用之亦必各從其性之所欲故或重而不



堅或散而自闢或整而不久或守而不走  
或治而不用皆其俗之取習也烏得同且  
齊山東之國其人多才強故其性剛地之  
取產魚鹽爲多故其國富詩人刺其荒淫  
怠慢故其君臣驕奢孟子言其恩足以及  
倉獸而功不加於百姓故簡於細民政之  
其取寬者以其通工商之業使魚鹽之利而  
有太公之風故其政寬祿之取以不均者  
以其田氏封邑大於平公故不平以其取

媾近之人駭之虜用之士故一陣兩心前  
重後輕雖重而不堅若欲擊之則何以哉  
於此有術焉三分其兵備其左右脇而從  
之則其陣必壞昔晉侯伐齊使司馬斤山  
澤之險雖取不至必旆而踈陣之使乘車  
者左寔左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  
見其衆乃脫走此正擊齊之道也秦尚勇  
力故其性強郁函之地形勢百二故其地  
險商君執政慘酷是尚故其政嚴太子之



徙

傳可誅則誅從木之人可賞則賞故其賞  
罰信秦人之法取得於敵者還以予之故  
其人不遜而皆有鬪心此其陣取以散而  
自戰也若欲擊之亦必有術焉誘之以利  
使士貪於得而離其將然後乘乖獵散設  
伏投機故其將可取高祖入峽關使酈食  
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叛連和張良又  
勸帝因懈擊之果大破秦軍此擊秦之道  
也楚故荊州之地夷德易襄其俗剽輕故

其性弱東連吳越南有黔中故其地廣傳  
稱不恤其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故其  
政騷或一歲而七奔命或一動而楚三來  
故其民疲以煩擾之令而役疲勞之民故  
整而不久若故擊之亦必有道焉襲亂其  
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又勿與  
爭戰則其軍可敗矣城濮之役晉師先犯  
陳蔡陳蔡奔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突  
枝使輿曳柴而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縳以

欲



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以上軍夾攻之。楚左師潰。此擊楚之道也。燕之民剛狠小慮。故其性慤。近夷之俗。其人悖固。故其民謹。奇士居多。故好勇義。巧不足而諒有餘。故寡詐謀。觸而迫之。以使之懼。陵而遠之。以致其來。夫如是。故守而不走。若欲擊之。則何以哉。亦必有道焉。馳而役之。使不得與我戰。則必且疑而懼。又且謹。我之車騎必避之道。則其將可虜。比戎侵鄭。鄭伯禦之。

後

奔

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無救。則難繼矣。乃可以逞。戎人之前遇覆者。奢祝聃逐之。前後盡殪。此擊燕之道也。三晉者。韓趙魏也。魏斯韓。虒趙。藉三分晉國。而君之。故謂之三晉。其地乃澗瀍之間。天地取合。風雨取會。故其性和。聖賢之取教。仁義之取施。故其政平。介於大國之間。



處於四戰之地。故其民疲於戰。習於兵。李牧之吏。皆以爲吾將怯。故輕其將。中原之士。衣褐不全。糟糠不厭。故其祿薄。不恤其民。而強用之。孰視其上。而不之救。故士無死志。其陣雖治。而不用。若欲擊之。則何以哉。亦必有道也。阻陳而歷之。所以陵之也。來則拒。而去則追。所以倦其師也。秦之禦趙軍也。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返。造秦壁。秦壁堅拒不得入。而

秦奇兵絕趙糧道。一軍絕趙壁。趙括出銳搏戰。秦軍射殺之。此擊趙之道也。凡此五者。皆所以制六國之勢也。蓋必有以知敵人之勢。乃可以施制敵之術。既得其勢。其於制敵也。又何難焉。

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窳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勝。

寡



厚トモ原其父母妻子勸賞畏罰此堅陣之士可與トモ  
持ツ久キク能ク審料此可以擊倍武俠曰善哉  
世未嘗無傑特之材患不見知耳不有蕭  
何則韓淮陰終於都尉不求自効則臯庸  
規者規於功曹士不患無材患不見知耳是  
以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虎賁者取其  
猛毅也書所謂虎賁三百人是也力輕扛  
鼎則其力爲足取者也傳所謂扛鴻鼎是  
也足輕戎馬則以其捷速也韜所謂輕足

善走者也寧旗取將則以其能破軍殺將  
也韜所謂絕滅旌旗者是也若此之類必  
有能者要在乎選別而愛養之蓋將以牽  
衆則人之有能者必致其弁將以勵衆則  
人之有能者必致其厚選而別之所以致  
其卞而以牽衆也愛而貴之所以致其厚  
而以勵衆也若是之人謂之何哉軍之死  
生係焉其在張昭兵法有曰將者一軍之  
司命知將爲軍之司命則此之取謂軍命



者亦其豪傑之士。可懼以為將者也。薛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白衣自顯，持戟韃弓，馳呼而前。太宗見而嗟異之，立賜全帛。且曰：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虜將，豈非選而別之，愛而貴之乎？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是亦敢為之士也。五兵，弓矢、戈矛、殳戟也。工用五兵，則其用五兵者也。如此之人，亦必加其爵列，厚其父母妻子。既勸以賞，以勉其心；又威以罰，以懲其心。

若是則入皆可用，以攻則必取，故可以決勝。以守則必固，故可與持久。人君誠能審察此人而用之，是雖一可以擊倍，安得武彘不稱善其言。

果子曰：凡料敵有不下而與之戰者，八。一曰：疾風大寒，早興寤，迂剖冰濟水，不憚艱難。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間，行驅飢渴，務於取遠。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怒怨，祿祥數起。上不能止。四曰：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

止イカ正



陰雨欲掠無取五曰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  
馬疾疫四鄰不至六曰道遠日暮士衆勞懼  
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  
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八曰陣而未定舍而  
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者擊之勿  
疑

用兵之道料敵爲先何者知吾率之可以  
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者勝之半也故必  
料敵而後與戰料之既審則決勝在己何

必求之於神故雖不卜而可以與戰自疾  
風大寒至於陣而未定此八者皆敵有可  
克之理雖戰可也一曰疾風大寒此以隆  
冬盛寒而興師者也此正曹公赤壁之役  
時方盛寒驅士率遠涉不習水土而敗於  
周瑜之時也加以早興寤迂割冰濟水不  
畏艱難則其士卒必勞故可與戰二曰盛  
夏炎熱此以盛夏之際而興師也正馬援  
壺頭之役士率疾疫之時也况以晏興無



間行驅飢渴務於取遠則士率亦勞耳故  
可與之戰三日師既淹久糧食無有其老  
師費財可知矣加之百姓惡怒而下無以  
得入之心祇祥數起而上無以當天之意  
爲之上者有取不能知此不敗何爲其可  
與戰也必矣此正公孫文懿之師雖衆而  
飢時有長星出自襄平西南墜于凉水文  
懿懼請降率爲司馬取斬是也四曰軍資  
既竭則無以給軍食薪芻既寡則無以給

樵蘇加以天多陰雨欲掠無取故可與戰  
此唐太宗之克突厥所以因天雨甚冒雨  
而進醜徒果震駭也五曰師衆不多則其  
兵寡也水地不利則不得地利也人馬疾  
疫則失時也四鄰不至則無援也故亦可  
擊此正薛仁貴之擊吐蕃謂烏海地陰而  
瘴可謂危地及後至烏海以待接果爲吐  
蕃取敗是也六曰道遠日莫士衆勞懼是  
則倍道兼行之際其衆亦云倦矣倦而未



食又且解甲而息故可擊此正孫臏之斬  
龐涓度其行暮當至馬陵而克之是也七  
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此則上不能以制  
下也故三軍數驚則其心必疑師徒無助  
則其勢必孤故亦可擊此正邲之戰晉之  
從政者新中軍佐濟二憾皆往餘師不能  
軍舟中指可掬取以見敗於楚也其八者  
陣必欲其定今而陣未定舍必欲其畢今  
而舍未畢行山阪涉險阻半隱半出其師

不相續也是亦可擊此如史祥與余公理  
對軍公理未成列而祥縱擊大破之是也  
凡此八者皆敵有可擊之道故有如此者  
則擊而勿疑  
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  
衆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賞信刑察  
發必得時四曰陣功居列任賢使能五曰師  
徒之衆兵甲之精六曰四鄰之助大國之援  
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所謂見可而進知

陳



難而退也

敵有可擊者，亦有不可擊者。可擊而不擊，則爲失利；不可擊而擊之，則爲妄進。法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合於利而動者，此不卜而與之戰者也；不合於利而止者，此不占而避之者也。不占而避之者，是亦自知其未可以勝，故不必占之於神也。其避之也，凡有六焉：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庶，此強敵也；敵強下之，故避而不與戰。

此如燕欲伐齊，樂毅曰：齊地大人衆，未易攻也。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此恩足以及人者也。蓄恩不倦，以一取萬，故亦避之而不與戰。此如楚子已責逮鰥，救之赦罪，而晉人避之也。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此賞罰之必行，而事無妄動故也。故必避之。此如楚子討鄭，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以成，故雖入陳，入鄭，民不罷勞，而隨季知其不可敵，是也。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



能此謂有功者既陳而在列而又賢有德者則任之能有材者則使之是得人則國必強也故必避之此如廉頗藺相如之在趙而強秦不敢加兵是也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此謂士率強而器用備也故必避之此如邲之戰隨武子謂楚君荆尸而舉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而不敢與之敵是也六曰四鄰之助大國之援此謂資人之助而其勢

関

強盛也故亦當避之正如六國合從秦兵不敢出関者十五年是也凡此六者吾不若敵不若者能避之故避之勿疑惟夫知其可擊而擊之是見可而進也知其不可擊而避之是知難而退也此隨武子於邲之戰取以亦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起對曰敵人

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



十<sup>ノ</sup>必<sup>ス</sup>使<sup>ハ</sup>無<sup>ク</sup>措<sup>ラ</sup>諸<sup>ノ</sup>侯<sup>ヲ</sup>未<sup>ダ</sup>會<sup>セ</sup>君<sup>臣</sup>未<sup>ダ</sup>和<sup>シ</sup>溝<sup>壘</sup>未<sup>ダ</sup>成<sup>ル</sup>  
禁<sup>令</sup>未<sup>ダ</sup>施<sup>ケ</sup>三<sup>ノ</sup>軍<sup>ハ</sup>匈<sup>匈</sup>欲<sup>シ</sup>前<sup>ヲ</sup>不<sup>レ</sup>能<sup>ク</sup>去<sup>ル</sup>不<sup>レ</sup>敢<sup>テ</sup>以<sup>テ</sup>  
半<sup>ヲ</sup>擊<sup>ク</sup>倍<sup>シ</sup>百<sup>ノ</sup>戰<sup>ヲ</sup>不<sup>レ</sup>殆<sup>ク</sup>

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此兵法之常也。  
將以量敵而進。慮勝而會。吁亦難矣。何者。  
敵人之情偽。有可得而知者。有不可得而  
知者。可得而知者。外也。進也。不可得而知  
者。內也。止也。吾欲由內以知外。由進以知  
止。不亦難乎。既知乎此。則勝負可以坐決。

去<sup>ル</sup>止<sup>ス</sup>

矣。此武侯之取以問吳起也。起之意謂欲  
知之。即其勢而求之可也。堂堂之陣。不可  
擊。正正之旗。不可邀。今而敵人之來。蕩蕩  
無慮。則其軍為妄進也。旗旌煩亂。則其眾  
為無統也。况又人馬數顧。而莫有鬪心。若  
此之勢。一可擊。十必能使之無取措矣。何  
者。言軍之自亂。取之易也。此如符堅淮淝  
之役。一麾之間。軍亂莫止。眾心已怖。是雖  
謝元之八千。可以破其百萬。非以一擊十



乎。若夫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如此之時，軍士匆匆，然不敢進，亦不敢退，此正疑惑之際。三軍既感，且疑，則必有隙之可乘，故可以半擊倍，能審乎此，雖百戰而不危殆矣。此如鄭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軍其郊而不誠，且日虞四國之至，闢康知其可取，故不待濟師而克之。且謂師克在和不在衆，是非以半擊倍之意乎。雖然，前之所言，以一擊十，是

十倍其數而克之也。至於此，特以半擊倍者，蓋蕩蕩無慮，旌旗煩亂，此亂軍也。亂軍引勝，故雖一可擊十。至於諸侯未會，必有時而會，君臣未和，必有時而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必有時而可成，可施。吾乘其未然而擊，故特可以半擊倍。

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



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  
未息可擊涉水平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  
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  
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  
擊勿疑

敵有必可擊之道乎曰有何以知其有也  
兵形避實而擊虛推乘其虛故可擊是以  
吳起對武侯之問謂必審敵之虛實而趨  
其危昔太宗嘗曰孫子十三篇無出虛實

知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矣既知其虛實則  
必避實擊虛以趨其危是豈不爲必可擊  
乎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如陳慶  
之之伐魏也謂魏人遠來皆已疲倦及其  
未集湏挫其氣是也既食未設備可擊此  
如光弼伺賊方飯而擊之是也奔走可擊  
此如羅之役楚師亂次以濟而爲羅所敗  
是也動勞可擊此如周訪擊杜曾曰彼勞  
我逸故克之是也未得地利可擊此如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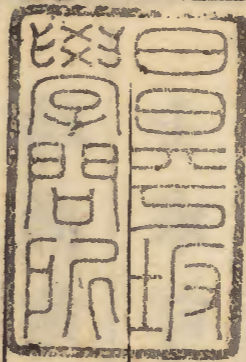


秦依山爲陳未成列爲周文帝取擊是也  
失時不從可擊此如宋襄公不阻險不鼓  
不成列而爲楚人取敗是也涉長道後行  
未息可擊此如周文帝謂左右曰高歡數  
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取忌正須乘便擊  
之是也涉水半渡可擊此如高祖擊曹咎  
俟其半渡而擊之是也險道狹路可擊此  
如孫臏斬龐涓於馬陵是也旌旗亂動可  
擊此如曹劌望其旗靡而追齊師是也陳

數移動可擊此如徐敬業置陣既久士皆  
瞻顧陣不能整爲李孝逸取擊是也將離  
士率可擊此如刘裕入長安令其子居守  
率之狼狽而歸是也心怖可擊此如符堅  
之軍見八公山草木皆人形而爲謝元取  
敗是也凡若此者皆敵有必可擊之道故  
選銳以衝之分兵以繼之急擊之而勿疑  
其在杜佑通典亦有取謂敵有十五形可  
擊曰新集曰未食曰不順曰後至曰奔走



曰不戎。曰動勞。曰將離。曰長路。曰候濟。曰  
不暇。曰險路。曰擾亂。曰驚怖。曰不定。凡此  
十五形。求其旨有意。亦必自吳子始也。



施氏吳子講義卷第十三終 林氏道壽考



